

新小說叢刊

社會言情小說

青春之火

徐碧波著

日新出版社印

青春之火序

同社徐碧波兄所著青春之火，排日刊登明品。予素不喜觀報上所刊之長篇小說，而於青春之火，則於每晚臨睡時，必誦閱之以爲快。蓋其筆墨清雋流利，閱之如啖雪梨，如嚼諫果，不僅感情作用也。猶憶當民國二十三年時，天一影片公司，爲海上六大電影公司之一，有一無聲片，亦名「青春之火」，爲陳玉梅與模範美人葉秋心聯合主演，由裘芑香導演。其他如余光，馬東武，張振鐸等任要角，內容描寫少年軍官戀愛女性之真摯，及青春少女追求男性之狂熱。據說爲現實之一段戀愛故事。爲提高觀衆興趣起見，主角陳玉梅分送賀年片，凡持該片去觀「青春之火」時，得贈陳玉梅親筆簽名之小影一幀。此訊刊載報上，各界人士紛紛致函索取賀年片，日有數百封之多。其時予輯金鋼鑽報，而天一宣傳主任高君，與予爲故交，時以消息寄予發表，故至今猶留有印家於腦幕也。按小說名之相同者甚多，如坊間所見之換巢鸞鳳，與無邊風月傳，及曩年小說日報上所刊有星海之換巢鸞鳳，爲文言體，且出過單行本。又包天笑在小說月報上，亦撰有換巢鸞鳳長篇。無邊風月傳，則爲海虞吳雙熱之傑作，刊登小說新報，後亦有單行本刊行，今本書雖與影片之名偶同，固不足爲奇也。

民國三十六年雙十節同里鄭逸梅序

青春之火序

吾嘗從田少伯世丈學篆，詔我曰：婉而直。又從陳蝶仙先生論詩，示我曰：流而麗。近從柳君然夫子習畫，告我曰：輕而靈。然我對於篆則僅知正直，詩則略能平仄，畫則初明濃淡而已。至於婉也，直也，流也，麗也，輕也，靈也，固未能深切明瞭而運用之也。徐君碧波小說界之先進也，爲吾蘇明報撰長篇說部青春之火，逐日披露。兒輩爭先快睹，並互相猜測，將來之結果如何？刺刺不休，津津有味。噫！徐君文字感人之深，何一至於此耶？茲者將刊單行本問世，索序於余，綜閱全書，覺寓談諧於諷刺，直一絕妙之社會小說也。而所敘輒爲現實，則如篆法之婉而直，行文瀟灑而無拖沓，則如詩道之流而麗。思想新穎而不迂腐，則如畫學之輕而靈。茲三者余固未窺堂奧，不圖徐君之小說，則兼而有之矣。至若寫守卒之吝嗇，雲山之陰險，俊仁之敦厚，景平之譎詐，文秋之豪爽，湘紋之多情，連娟之嫺雅，慧琳之個儻，繪聲繪影維妙維肖。使讀者恍睹其人，而親歷其境焉。妙到毫顛，其斯之謂歟？

民國三十六年國慶日吳縣汪雪鵬序於笑花軒之南牕

青春之火冠首語

余賦性狷介，未能媚世！退擁青氈，謬託清高。猶未甘落寞，撫拾社會隱事，演爲說部。惟以忌諱多多，不克若禹鼎溫犀，使羣醜畢露也。斯篇旣成，胸中孤憤亦覺稍洩。然而小技雕蟲，恐終爲大雅所不齒耳！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日徐碧波寫於滬寓之意成廬

徐碧波歷年著作一覽表

▲補充讀物類

高級論說文範

初級論說示範

唐函註疏

學詩一得

▲長短篇小說

心獄

青春之火（本社出版）

爲祖國死

粉紅蓮（本社出版）

四代女性（本社出版）

同氣連枝

空氣

▲遊藝劇本類

夢斷關山

第九天

苦肉計

誠孝感天

藝海滄桑

影事前塵錄

▲筆記雜俎類

流水

波痕

雙焚記彈詞

紅雨雜譚

目錄

第一章 開宗明義……………一

展開三面介紹……………一

一「你有心事嗎？」……………二

二在同一時間裏……………三

三核桃兒大的鑽石戒指……………四

四「可是您要請吾吃喜酒了？」……………五

五惱怒也消失了……………六

六「別忘了後天。」……………七

第二章 如此醫德……………九

一管理掛號的是個女性……………九

二紅色A字女看護……………一〇

三「喂，方太太明兒早些來。」……………一一

四「現鈔沒有，金條也行。」……………一二

五貪污舞弊天下風行……………一三

第三章 情海風波……………一五

一「小姐受傷了。」……………一五

二「秋千架的繩索斷了。」……………一六

三「你今天曠課啦！」……………一八

第四章 疑雲滿佈……………二五

一輕輕地咬了一聲嫩……………二五

二「那末整天皺着眉頭幹嗎？」……………二七

三「我們這兒有賊！」……………三〇

四「唔！這小子的確可疑。」……………三二

第五章 在煙幕中……………三七

一「喂！十五克拉的鑽戒。」……………三七

二「暗地裏却是個黑心的奸商！」……………四〇

三「軍事之後，教育第一。」……………四三

四在撥第十三檔的算盤珠……………四四

五蛛絲馬跡，大堪追尋……………四六

第六章 遷地爲良……………四九

一寂寞的心……………四九

二「上海找人不容易！」……………五一

三「這是小女慧琳。」……………五四

四	對着窗外一輪明月出神。	五七
五	「……虧她處理得井井有條呢。」	六〇
六	此曲祇應天上有。	六二
第七章	奇峯突起	六四

一	鬢邊烘染起兩朵紅雲。	六四
二	「喂，你真是個魯男子！」	六七
三	「密司脫李，又在寫家信？」	七〇
四	「她說，有些兒頭痛。」	七三
五	「上海到底是什麼世界！」	七七
六	「恐怕飛短流長。」	八〇
七	「今天益發美麗了！」	八五
第八章	壽張爲幻	八七
一	「媽，這件事太蹊蹺了！」	八七
二	「你還有疼你的媽呢。」	八九
三	把電報火葬了去。	九二
四	湘紋真像中了電，震抖起來。	九五
五	「咱們馬上登報，豈不痛快嗎？」	一〇〇
六	一柄生鏽的剪刀。	一〇三
七	第一天做壞人！	一〇九

第九章 多事之秋

一	「人命關係，請您快開門。」	一二
二	白日飛昇。	一二
三	「扣你使怎樣？」	一五
四	魂歸離恨天！	一七
五	禍不單行！	一九
六	全投射着奇異和妬羨的眼光。	二二
七	「家破人亡！這如何得了？」	二四
八	「……陪了東翁到上海來找一個人。」	二八
九	「……一輛紫羅蘭顏色的飛車。」	三〇
十	「……原來在潛思冥想世上的一切。」	三四
十一	「又是什麼倒霉的事兒？」	三七
第十章	社會之蠱	四〇
一	「全爲了牠而傷盡腦筋！」	四四
二	「關於吃，却諱莫如深。」	四八
三	「廣州的吃那裏比得上蘇州。」	五二
四	「什麼叫姑嫂菜？」	五九
五	「不，今兒吾自己來挑。」	六三
六	「強迫，便是違反了民主法度。」	六六

七 「哼哼！蘇州女兒嫩如水。」……………一六九
八 「逃難？是什麼意思？」……………一七三
第十一章 爲君憔悴……………一七六

一 「……不過還是睡不甜。」……………一七六
二 「那裏敵得過目擊的事實。」……………一七八
三 「……到底有沒有口供？」……………一八一
四 「媽，霜華意圖編了故事來哄吾。」……………一八三
五 「……說要看一個緊要的廣告。」……………一八六
六 「……被搗毀的影響。」……………一八八
七 「遲早總會真相大白的。」……………一九〇
八 「一定又要到處碰壁。」……………一九二
第十二章 狂風暴雨……………一九五

一 「……好像和我們兩人，都有些關係？」……………一九五
二 「是，水落石出就在今天晚上。」……………一九七
三 「不久以前買來的。」……………一九九
四 「……也許有人洩漏了祕密？」……………二〇三
五 「烏到了籠子裏還想飛嗎？」……………二〇四
六 「一封簡單明朗的函件。」……………二〇八

七 「關鍵就在這上面……」……………二一一
第十三章 一堆垃圾……………二一三

一 伸手在少女肩胛上一拍。……………二一三
二 「是個壞東西。」……………二一七
三 電話世界。……………二二三
四 不愧是一個交涉聖手。……………二二六
五 「……你還是爲了自己打算。」……………二二九
六 又是一個誘惑蕩子的鏡頭。……………二三三
七 「真是只認錢不認人嗎？」……………二三九
八 「來看洋娃娃演巴戲的。」……………二四一
九 疲勞訊問。……………二四三
十 「有人向你討命不成。」……………二四六
十一 請君入甕。……………二四九

第十四章 迷離情恍……………二五二

一 「赤字？是不是紅的解釋？」……………二五二
二 繡夢。……………二五六
三 「好像是個女同事的口吻？」……………二五八
四 「……反致打草驚蛇了！」……………二六〇
五 「得到了今天煩惱的賜予！」……………二六二

- 六 「那一筆差額，怎樣計算呢？」……………二六五
七 「所以還是闔了這個謊籠。」……………二六八
八 「……險些兒完在他手裏！」……………二七〇

第十五章 急轉直下……………二七三

- 一 「末等生意，上等進益。」……………二七三
二 「不開價的費用，也許高於一切？」……………二七五
三 「足踏踏如有循。」……………二七八
四 「臉上不禁有些紅了起來。」……………二八〇
五 「竟比專制魔王還厲害！」……………二八三
六 「他們還有副作用呢。」……………二八五
七 「……內中也許還有粉紅色的關係？」……………二八八

附註：本書所引市價，大概爲米每石在十萬元左右的比率。

第十六章 此恨綿綿……………二九六

- 八 「明兒最後一天了！」……………二九一
九 「俊仁小腿上，却中了一粒流彈！」……………二九四
一 「你表兄不成了嗎？」……………二九六
二 「梅花與牡丹。」……………二九九
三 「供詞。」……………三〇一
四 「但是苦了你啦！」……………三〇五
五 「二，俊哥在說夢話。」……………三〇七
六 「這世界只有黑暗，不見光明！」……………三一〇
七 「似乎籠罩着一種不愉快的情緒。」……………三一三
八 「毀滅了，青春之火！」……………三一七

第一章 開宗明義

展開三面介紹

武陵地方，有一個富翁名叫許守宰，年過半百，膝下祇有一位千金。老夫妻倆，真把她當做明珠一般，在掌上高擎着。今年二十歲，還在待字閨中，芳名湘紋。我不想把舊小說裏的什麼：「出落得豔如桃李，美若芙蓉。」和新小說裏：「她好像一朵初放的玫瑰，具着火一般的鮮豔，跟着朝晨的彩霞，在爭取她活潑青春的康健美……」許多句子，來形容她。好在她的美麗，她的性情，她的才調，下文是會一清二楚地，報告讀者的。

女主角介紹過了，那麼男主角，也就跟蹤上場。他是許太太的內姪，姓李名俊仁，因為家道寒素，父母早亡，一向寄養在姑母家裏。他人品不俗，而且性格高尚。許老老雖然視錢若命，對於他卻也着實栽培的。今年二十二歲，在大學三年級肄業了。他和湘紋，從小耳鬢廝磨，非常合得來。後來雖然都已男長女大，還是並不避嫌，常常促膝談心。不過婚姻大事，吃那許老老貧富之見的勢利心，橫梗胸中，這一關卻很難打通！

做小說就和編戲劇一般，內中有了男女主角，一定要來個反派，才好烘托出好人的好處。同時才好不呆板地，敷衍成功長長一大篇錯綜複雜，可歌可泣，而不單純的故事來。苦這篇小說的反派，是個醫生。不過吾得先向吾的親戚朋友做醫生的，打個招呼。內中不免有形容刻畫醫生惡德的地方，千萬原諒吾不是在挖演瘡疤，萬勿介意。因為凡是吾所認識的醫生們，決沒有這種不道德的人。這個醫生名陳景平，他的母親，便是許守宰的妹妹，論起姻親來，和湘紋也是中表兄妹。他同樣是杭省富戶，今年二十六歲，還沒有成家，可是「業」卻已經立了。他是註定的反派，當然是一種反派作風，所以不必累贅地先行介紹了。

一 「你有心事」嗎？

「俊哥：你昨天不是開學了嗎？怎麼今天還得回家？」湘紋充滿着活力，嚶嚶嚶聲地在花園裏的鞦韆架畔，問她表兄李俊仁。

「上課要明天。」俊仁回答。

「那麼學費書費，都繳齊了？」

「是的，湘妹：本學期費用特別昂貴，還新添了一項什麼尊師金。多蒙姑丈鼎力相助，不知將來怎樣報答他老人家呢。」

「俊哥你總是這一套。……（俯首）那麼零化呢？」

「這又虧姑母的周全了。……湘妹：你自己本學期，打算怎樣？」

「爸爸說：像我們這種人家，又不靠女兒掙錢，中學畢了業，也足夠咧。他老人家的意旨，便是鐵律，誰敢違拗他！」湘紋皺眉，現出不勝快快的神態。

俊仁點着頭，默默地在觀察目前的景色，覺得全園子裏，綠綠的楊柳，青青的芳草，映着紅紅的花朵兒，色調方面，簡直和五彩電影片一般鮮豔。何況劇中女主角又是一位亦聰明亦美麗的閨閣千金。她這個時候正從鞦韆架旁邊走了過去，上身穿了一件西式春裝，下身御了一條祇露脛兒的花呢長褲，玉立亭亭，剛健婀娜，兼而有之；襯着園裏這一派大好春光，在此時此景，怎麼不使一個年相若的異性，鼓起磁鐵感應之情呢？他沉醉了！

「喂，俊哥：你有心事嗎？為什麼老不開口？」湘紋又轉身過來問他。

俊仁一驚，但也立即鎮靜，回她話道：「不，沒有心事，只覺得妹妹這們高的天賦，不去受高深的學識，未免可惜呢！」

「方才不是說：爸爸打定了主意，是沒法推動的，也曾經請求母親和他老人家央懇再求架造。可是結果卻等於零！」

「這是你切身的事兒，理該力爭啊。」

「這真够人氣悶，爸爸簡直是個忘了時代的人，還用着十七世紀的腦筋來壓制女兒；不過吾明知反抗也是無益的，與其使老人家不快，還是犧牲了自己的主張。」

「湘妹真是一位至性過人的好女兒，不過你也似乎忘記了時代啊！」

「俊哥：這種問題，太沉悶了，另外換一個節目，談談好嗎？」

「也好。」

「後天是吾生日，你是知道的。媽昨兒預先給我一件珍貴的東西，等回兒給你瞧。」湘紋又是很天真的這般告訴他。

俊仁便就便的點了一點頭。

二 在同一時間裏

走廊上，呆立着一個婢女——小金子。直望着園門。

外邊匆匆走進一個衣服麗都的年青人來，問小金子道：「小姐可在樓上？」

小金子很恭順的叫了一聲「表少爺。」把手指兒指着花園，再把兩個指兒一並，表演着另外還有一個人。他會意了，忙使出他慣於在醫院裏，用脚尖走路的解數，輕輕地到了園門口，抬着頭向門縫裏偷瞧。見着俊仁和她親暱的情形，妬火的光餘，幾乎燃透了頂門。後來聽到「……媽昨兒預先給我一件珍貴的東西，等回兒給你瞧。」這幾句話，他忽然靈機一動，忙迴身走到廊下，摸出皮夾，檢了一疊鈔幣，向小金子手裏一塞，附在她耳畔，囑咐了一些祕密言語。

小金子不則一聲，祇是狂點其首，暗示決計照辦。

三 核桃兒大的鑽石戒指

在一間明淨而又華美的閨閣裏，俊仁剛坐下沙法。侍婢霜華就初了一盞醞釀的濃茶，很有禮貌地在金漆小檯裏，雙手端了上來：「表少爺用茶。」

俊仁揚了揚手：「霜華，你擺在几兒上罷。」

「噢：表少爺，您用了飯沒有？」

「吃過了。」

「霜華：你到上房去，瞧瞧太太可在打盹，仔細又着了涼，這兒沒有你的事。」湘紋在下命令。

「是，小姐。」霜華退了出去。

湘紋在妝台抽屜裏，提出一隻首飾箱來，開了鎖，陡的取出一枚像杭州核桃兒大的鑽石戒指出來，晶光四射，耀眼生輝，走近俊仁身畔：「俊哥，媽給我的禮物，就是這個東西，你應怎麼樣？」

「名貴極了！你得仔細保藏着。」俊仁並沒有接上手去仔細瞧看。

湘紋在左手無名指上套下，對衣櫥的大鏡兒裏映照著，覺得十分快樂。

那裏知道這個時候，窗外卻有人潛伏着，看得清清楚楚，既羨且妬。但是不敢透出頭來，只索快快地在那兒偷瞧。

「湘妹：這東西太寶貴了，你快些收起來罷，露在旁人眼裏，可不是玩的。」

「俊哥，你太膽小了，這兒有什麼人，敢來覬覦呢？」

「不是這樣說，古人道得好：『謹藏誨盜。』你得處處留神啊！」

「俊哥，你處處透着不興奮的詞色。我應你年紀還不大，倒好像一個更事很深的人了。」湘紋有些生

氣。

「湘妹的話很合理，吾的確處處老氣橫秋，掃你的興，別見怪。」俊仁說罷立了起來，把姆指變了兩變，算是賠禮，代表打躬的意思。

湘紋也笑嘻嘻地笑了出來，便把那隻鑽戒依舊置在原處。

這時潛伏的那個人，恐怕他們出來撞見，便一溜烟轉出後樓而去。

四 「可是您要請吾吃喜酒了？」

潛伏者，就是醫生陳景平，也便是廊下小金子叫他「表少爺」這個人。他的母親是湘紋的姑母，去世已久。但是景平因為靠着家裏有錢，自己想和湘紋既是中表兄妹，這一門姻緣，是天經地義決不會不成功的。那知中間卻橫梗着一個湘紋舅父的兒子，李俊仁在裏面。竟使他沒法親近她。他又想不妨事，姓李的是窮小子和許家的豪富，有天上地下的距離，便是湘紋肯嫁他，她老子是個著名勢利的頑固份子，決不答應的。但是自己怎麼能够邀他老人家的青睞呢？他回去計劃了許多節目，往後便一一地實施了。這時他一意孤行。陡的在走廊裏，和一個人撞了一個滿懷。

「是誰？唔——陳醫生——」表少爺：你這樣匆匆的走着，一定去應急診啦。」夏雲山起初想發作，後來聽見是景平，才改容這們諷刺他。

「對不起，跟房先生：這是吾的鹵莽，撞痛了沒有？」景平和他作揖。

「別多禮，到那裏去？」雲山拍他肩頭。

景平低了嗓子道：「有個消息告訴你。」

「可是您要請我吃喜酒了？」

「別胡扯。剛才在表妹房間前面，偶然走過，忽地瞧見她拿着一隻重十幾克拉的鑽石戒指，給那窮小子

看。」

「真的嗎？」

「誰來哄你。」

「後來怎樣呢？」

「不多一回兒，就置在首飾匣裏，再向右邊的粧檯抽屜裏一放。吾恐怕他們覺察，就悄悄的下樓來了。」

「這種名貴東西，怎麼好給這個窮小子看見，恐怕這裏從今以後要多事了！」

「是的，再會。」景平大踏步而去。

五 惱怒也消失了

湘紋的母親，是一個慈祥和藹的老太太，從小便寶愛她的姪兒俊仁的。因為他孤苦零丁，便把他撫養在身邊，所以俊仁和湘紋，是小時候就在一起的。如今雖然都成人長大，可是親暱的程度，還是和以前一樣。許太太知道俊仁是歡喜吃甜食的，便在紗欄裏，取出許多糖果，安在碟子裏面，見他來了，便指着碟子道：「俊兒，你隨便吃一點。」

俊仁拈了一塊巧克力糖，在送進自己嘴裏以前，向姑母道：「感謝得很！」他再取了一塊，遞給湘紋。

湘紋搖頭，示意不要吃。

俊仁假作沒有瞧見她的表情，擎着那塊糖，走到湘紋面前，雙手奉敬：「妹妹吃糖。」

湘紋眨了他一眼：「俊哥，真淘氣。」接了糖，置在一旁，卻不吃。

許太太冷瞧他們神情，心裏很覺厭慰，假裝沒有覺察，插言道：「俊兒，你既是要明天上課，今晚上還是住在這裏罷。」

「不，姑媽：明兒一早便是主要課，時間恐怕趕不上，姪兒就此告辭去校了。」

「喂，媽不留你，倒還不走，留了你，你便走；你可不是女孩兒家，撒嬌的本領，卻高明得很。」湘紋微嘆。

「湘妹請原諒，因為姑丈姑媽竭力栽培吾，愛護吾，假使不用功上進，怎麼對得起二位老人家呢。」
「話雖然這麼說，可是偶然脫那麼一節半節的功課，像你不常成績高超的學生，恐怕也不妨事罷。」
「湘妹誇獎是不敢當的；不過本學期的功課，覺得特別嚴緊，稍一懈怠，恐怕要影響將來的，所以不得不準時前去聽講。」

「好！好！好！那麼你就去。」湘紋真的着惱了。

俊仁趑趄徘徊着，倒不好意思走了。

「俊兒的話也不錯，那麼你上學去罷。」許太太來解圍了。

俊仁向姑母鞠躬：「姪兒去了。」眼望湘紋：「湘妹再會。」

許太太：「湘兒，代我送俊兒一程呀。」

湘紋：「唔。」憤怒也消失了。

六 「別忘了後天」

湘紋送俊仁出許太太上房，下樓後經過走廊，一路並肩緩步。湘紋問：「俊哥，那麼後天有空回來嗎？」
「假如功課得早完的話，也許能够趕回來的。」

「假如——也許，這兩個名詞兒，就是在表示不來了。」

「不，吾也預備了一些不成敬意的東西，要奉獻給你呢。」

「但是吾不許你特地化錢去買。」

「爲什麼呢？」

「市上的東西，有甚希罕。反正你能來，比給吾任何東西多快樂了。」

正在這個時候，小金子面上透著慌張的神色，從對面奔過來。

湘紋怒斥：「幹麼？鬼鬼祟祟的，走路沒有好相。」

小金子站住，囁囁着：「小……小姐。」斜着眼看俊仁。

「這小鬼頭，飯越吃越糊塗了，表少爺不認識了嗎？」

小金子這時候，在喉嚨裏打了一個滾，透出「表少爺」三個模糊不清的字眼來。

「還不滾開。」湘紋呵斥小金子。

小金子像老鼠一般竄了開去。

俊仁道：「這小丫環太伶俐了，倒要提防她一點兒。」

湘紋點頭。

這時走廊已經走完，俊仁向湘紋道：「湘妹，進去罷，回頭請你向姑媽道謝。」

「道謝，道謝。你怎麼終有這許多禮數？我問你，謝什麼來？」湘紋一雙澄如秋水的大眼珠兒釘住他。

「湘妹太健忘了。你這遭送吾的任務，不是代表姑媽的嗎？你既能代表姑母，當然也能代表姪兒，所以吾

也請託你達到吾的任務。」

「俊哥：你這一大套，好像教師在那裏講哲學，吾不懂。」

「湘妹：你又在裝傻啦。」俊仁笑着，伸了右手，和湘紋握了一下手：「再會，再會。」

湘紋放了手叮嚀着道：「別忘了後天！」

俊仁且走且道：「決不會的，快進去罷。」